



情 意 綿 綿

〔美〕K·奧布賴恩 著

靳志強 譯



陝西人民出版社



情 意 綿 綿

〔美〕K·奧布賴恩 著

蘇志強 譯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001号

情 意 绵 绵

〔美〕K·奥布赖恩 著

靳 志 强 译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2插图 121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

ISBN 7-224-01828-7/I·414

定价: 3.20元

译者的话

K·奥布赖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出生于佛罗里达州，起初为报纸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人，婚后从事小说写作。她感觉自己最适合写爱情小说，认为写爱情小说能使她探索和发觉人生的一切真善美。

小说《情意绵绵》的主人公露茜（有人称奥斯汀小姐）是一家杂志的女记者。她容貌秀丽，才华横溢。正值妙龄期，她倾心于有钱有势的有妇之夫罗里（亦被称为哈蒙德先生）。一天，这两位情人玩得正痛快之际，罗里向她透露了他已有怀孕在身的妻子这一真情。露茜大为震惊，感到受骗，盛怒之下，给了他一记耳光，于是，二人感情破裂，分道扬镳。时隔五年，露茜功成名就，上司偏偏派她去采访和报道赫赫有名的罗里即将举行的拍卖活动。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此项任务，违心地来到她终生不愿光顾的地方。此时，婚前另有心上人的妻子早已同罗里一刀两断，携儿子与那位意中人结为夫妻。在一次次的接触和交谈中，露茜和罗里互诉衷肠，情意绵绵，旧情复萌，得以升华。这对昔日情侣最终是否结为伉俪，作者故意埋下伏笔，读者读完全书之后，定会作出结论。书中穿插了罗里同其他女子的密切来往、他母亲为何离他父亲而去，以及露茜同他人的关系等情节，故事引人入胜。作者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只有双方情投意合，把爱情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之上，才能各得其所。

该书融文学性、悲剧性、喜剧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情节跌宕起伏，颇多悬念与巧合，富于浪漫色彩，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细腻，充满缠绵悱恻之情，读来令人不忍释手，堪称爱情小说之佳作。

靳志强

1991年初春 于西安

第一章

“我去布瑞克斯，”露茜·奥斯汀说着，坐到出租车里光滑的乙烯基塑料座位上，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请先在海滩上开一会，我想看看海滩上的房子。”

她意识到司机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听出司机对一位姑娘独自去这种奢靡之地所发出的惊讶声。“你真的要去这地方吗？天马上就要黑了，现在去看风景简直等于白扔钱。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司机用南部口音说，音拖得很长。“不过，你花的是你的钱。”他那双狡猾的眼睛掠过后照镜，补充道：“这是我的想法。”

她不以为然地往后看看，似乎不明白他的话。说句老实话，她对司机所要表达的意思心领神会。她穿着掉了色的牛仔裤，身着桃色开领短袖式马球衬衫，头发蓬乱，打扮得一点不时髦，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光顾豪华饭店的那种人。司机心里很清楚，她是去会见不惜在少女身上挥金如土的老色鬼。司机心里到底怎么想暂且不管。她长着一对蓝蓝的大眼睛，嘴巴像花苞一样妩媚动人，浓密的卷发同她奔放不羁的思想极不协调。几年前谁敢对她胡思乱想，她准会恼羞成怒，可她早就不这样保护自己了。

司机先是低下双眼，然后微微耸耸肩，准备发动车。她刚下飞机，脚趾感到僵硬，现在活动着凉鞋里面的脚趾，想舒服一些。她头靠窗户，把浓密的卷发当作临时枕头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感到司机的话有道理。晚上出去观光是有些愚蠢。左边只能听到海洋模模糊糊的咆哮声，而在右边，著名棕榈滩上的楼房早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她乘坐的是波士顿飞来的班机。飞机起飞几分钟之前，她就着手制定第二套旅行方案。她心急火燎，并没有先找个饭店住进去。

事实上，她开始回想《当代杂志》编辑马丁·弗里伯格当时是如何说服她接受此项报道任务的。在当自由作家的三年时间里，她曾多次拒绝报道棕榈滩上的事情，曾谢绝报道惠特尼的壮观婚礼、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避暑胜地动工典礼、芭蕾舞、海滩美景和社会名流。她希望自己此时改变主意不是在犯错误。

那天早上，马丁从纽约办公室里给她在科德角的家里打了个电话，当时她态度很坚定。自她放弃以自由作家身份给报纸撰写文章的工作之后，近来她很少待在家里。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并非呆在海边可爱的家中。

“哎呀，马丁，”她当时呻吟道。“我现在什么也不能接受。为给《建筑文摘》写连续报道，搞得我筋疲力尽。我现在需要些时间休整一下。我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家里乱七八糟，”她难为情地说。“此外，你知道我是不报道棕榈滩上的事情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甘愿当自由作家，而不去挣稳定工资”。

电话另一端传来的笑声鼓舞人心。给马丁干事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他可以经常给她提供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机会，而且收入可观。她肯定不想让他反感。不过，她不能接受这项任务。她确实不能接受。“我有个想法，”她提出自

己的建议。“你可以让琼·帕克干这件事。富裕的同义词她知道得不比我少，或许比我知道得还要多，因为她总是想这方面的事情。”

“亲爱的，别耍滑头，”马丁责备道，轻轻笑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我找出这么多站不住脚的借口。请冷静听我说。我原想让琼干这件事，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报道一次拍卖活动。报道罗里·哈蒙德拍卖金首饰这种小事，她会干得很漂亮。可是，我昨天听说这次报道的角度不同。注意听，据我所知，哈蒙德想从他前妻手里诉回儿子，由他自己来抚养。”

露茜突感头晕目眩。她手握听筒，将额头放在指关节上。她劳累的程度肯定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严重，不然的话，罗里的名字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钻进她脑海。“真的吗？”她尽力问道。“我不知道这事。”

“无人知道，就连我也不能肯定这是真的。我正是要让你报道这件事。琼·帕克找不到任何人能证实太阳在西边降落，更谈不上证实这么重要的事情。此外，这是报道一次非同小可的事件。哈蒙德拍卖城堡的消息就曾轰动全城，现在又要发动一场诉回儿子的战斗！难道你写不出这样的报道吗？”

“当然可以。”她轻声说道，用手指捋着浓密的卷发。没必要让马丁知道她心里极度不安。“他的新闻里总是夹杂些泼妇骂街的情节。这件事情没有特别值得报道的地方。”

“你在嘲笑我吗？”马丁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两年前同妻子离婚时，罗里·哈蒙德心甘情愿地让妻子带走儿子。据我所知，自那以后他再没见到过儿子。如果你明白我

的意思的话，那么哈蒙德就是在家里无所事事。假如他突然想把儿子要回来，在当地肯定会爆发一场白热化事件，我想让你加以报道。”

“马丁，你的同情心太过分了，”她冷淡地说，对着电话大笑起来。”如果哪位可怜的女人决定同你结婚，我一定给她讲‘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故事。”

“只管讲吧，”他毫不后悔地说。“不过，你先坐飞机去棕榈滩，在布瑞克斯登记下来。我已经给你预订了飞机票和饭店，把你同哈蒙德的会谈安排在明天晚上八点，在他的船上进行。”

“你说什么？”她站起身，非常生气。“你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会谈？你是不是已经告诉他同我进行会谈？”

“当然告诉了。哈蒙德对同谁会谈很挑剔。他肯定读过你的作品，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了。”他讲出无法辩驳的理由，声调变得像哄孩子一样。“露茜，这是个千载难逢的美差。我需要你去一趟。你可以从《棕榈滩报》办公室里用电话往通讯社发稿。你知道，该报归哈蒙德出版公司所有。哈蒙德答应没问题。我知道那儿的主编是你的老朋友。”

“谁？”她问道，开始猜想这位主编。此人便是安迪·斯隆。她几乎忘了安迪住在棕榈滩。五年前，棕榈滩对她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只意味着一个人。她把身子靠在又厚又软的沙发上，与此同时感到自己的决心开始动摇。见到安迪是件好事，听起来是件有趣的事情。或许现在真该让昔日的幽灵消失殆尽。

“不错，”她终于开了腔。“大学刚毕业我就在波士顿《环球》报社工作。当时安迪·斯隆是市里的编辑。哈蒙德

出版公司几年前就把他挖走了。他是位了不起的记者。”她可以从自己的话音中感到她在向马丁让步。“我已经几年没见他的面了。……”

马丁也感到她在让步。“太好了！”他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你该回老家过周末了。快坐飞机去看看那儿出了什么事。”

于是，她就来到这个城市，违心地在她希望再也不光顾的街道上徘徊。这个错误到底有多么严重？她已经有五年没见过罗里，五年没摸过他或没叫过他的名字；在里奥或维也纳未曾想过他；在达拉斯或旧金山也未曾梦到过他。那位21岁的少女，曾在鸟语花香的科德角夏日里同他无忧无虑、喜气洋洋地蹦蹦跳跳，但这位少女已不复存在。眼下她26岁，是位功成名就的自由作家，当然能坦然重返哈蒙德的圣地。

“你见过玛——A——拉戈？”

话音涌进她脑海。她挺身看看镜子里司机责备的眼光。他显然对那些对周围景色颇感兴趣的游客已习以为常。

“没有，没见过，”她眨眨眼，几乎是内疚地说。她已经做了多长时间的白日梦了？

“噢，就在那边，”他说。“那边是这附近最大的地方。对不起，打扰你了。计时器走过头了，你没看到全景。这不就是你要看的地方吗？你了解有钱人是怎样生活的吧？”

她跟着司机的手指向西望去，看到一片茂密的灌木，铅笔一样细的棕榈树环绕四周。透过繁茂的九重葛和参天木槿，她逐渐能隐约瞥见铁格子大门挡住车道。车道一直通向西班牙式建筑。“给人印象很深，”她低声说。司机减慢车

速，似乎期待她说话。“不光是黑夜让人看不到更多的东西，对吧？这儿有许多围墙。”

“是的。我想他们住的地方很大。毫无疑问，他们腰缠万贯。”司机将头伸出车窗往外看，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腰缠万贯。他们大都住在钱里面。”

她与司机一起对这个陈腐的笑话大笑起来。司机谈起自己的话题劲头十足。

“是的，我可以给你讲些事情。这些家伙什么事情都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确实让人恶心。比如说帕利维尔斯……”

她叹息一声。不幸的是，司机根本不在乎她没看到这里的景致。他滔滔不绝地讲，她却心不在焉，什么丑闻、“大花花公子”、从报纸闲话栏里收集来的风流韵事，这些她早有所闻，根本不以为然。她偶尔假惺惺地一笑置之，但总是心不在焉。她关心的只是一座别墅，……不用着急，她可以稍等片刻。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沉睡中的楼房，感到自己在尽力控制好奇心。突然，司机兴奋地指向一个地方。

“这是哈蒙德别墅，人们称它为维斯塔琳达。看见了吗？整个别墅灯火通明，真值得一看。我认为，这座别墅虽不像肯尼迪别墅那么有名气，但在这一带是一座最大的别墅。他们还办了几份报纸。这个城市几乎都归他们所有，如果你让我说的话。”

她望着哈蒙德别墅，对它产生了兴趣。在舞台聚光灯的照射下，他们所路过的这座别墅光怪陆离，是20年代虚饰炫耀的典型代表，可能是上流社会建筑师爱迪生·迈兹纳的作品。它就像是再现了西班牙神话：粉红色拉毛水泥宫殿，塔

楼与之浑然一起，长长的拱形走廊，两层阳台，还有红色筒形瓦屋顶。这是一座王子别墅，即罗里·哈蒙德别墅。

司机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说也奇怪，司机缓慢的语调同她的心跳相吻合。“你最近可能听说过哈蒙德打算卖掉别墅的消息。我感觉一个人经常在这里颠簸挺孤独的。他妻子和儿子同他分手好久了。他前妻已经有了新欢。我想她离婚的目的是要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他摇摇头，似乎想趁此机会同情崛起的富翁。

她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几乎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她竭力闭上双眼，避开这座别墅，想恢复平静。然而，另一个形象浮现在她脑海里。这是一位黑发男人的形象：刚从学校毕业，运动员身材，一双幻想家的眼睛，热情豪放，曾赤身裸体地躺在她身边，嘴里兴奋地说着“可以”二字，同时用硬嘴唇淹没了她颤抖的拒绝声。

一幕幕往事闪现在她眼前，这时她的胳膊微微哆嗦起来。她使劲揉揉胳膊，深深呼吸起来。产生这种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根本不该产生这种感觉。

她来此地是为了忘掉过去。她会尽量忘掉过去的。司机左摇右晃着方向盘，把车子驶向通往布瑞克斯的车道。与此同时，她长叹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气，想把肌肉中的不安感觉驱逐出去。

“地方很美吧？”他得意地吹起口哨，把车开得像爬行一样缓慢，让她有充分的观赏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地方，不用粉刷墙壁，甚至不剪草都可以。”

她即刻感到司机所持的完全是一种世俗态度，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对她来说，这些建筑根本不能与她心目中的

美景相提并论。它只不过是一座饭店——实际上是一座宫殿。主体建筑上伸出两座高大的白色观景楼，直入紫红色天空，遮住大半个天。两边的场地宛如五彩缤飞的海洋，金鱼草随风波动，金盏花、百合花、秋海棠在夜风吹拂下波浪起伏。在一座佛罗伦萨式喷泉周围，几尊裸体美男孩骑在跳跃的马头鱼身上。门廊下停放着数辆高级轿车，供首批参加晚会的人享用。

探索这个美妙的地方真有意思！就在出租车到达前门之际，探险心理一阵涌上她心头。她很快从草编钱袋里掏出一张大票子。

“谢谢你送我一趟，”她说，把钱付给司机，又向他微微一笑。“零钱归你，就算我给你的导游费吧。”一位身着绿色和白色服装的服务员赶忙走上前来开车门。“你对棕榈滩社会的分析肯定有教育意义，再次表示感谢。”她急忙跳下车，没等车启动就走进双扇门，来到宫殿般的门厅。

搬行李的服务员手脚麻利，很快便收拾好了她的手提皮包。登记台金光闪闪，后面的那位姑娘对她表示热烈欢迎。露茜很快就拿到了房间钥匙。她手握铜钥匙的顶端。衣着整洁的服务员紧随着为她服务，用手推车推着她的衣箱。

她原想先在这赫赫有名的饭店里迅速游览一圈，然后再进行登记。然而，游览一圈要花一天时间，况且她内心的激烈斗争已搅得她疲惫不堪，迫切需要洗个冷水浴，渴望在床上休息一阵子。所以，尽管这长长的门厅像一座打开的宝库，眼前珍宝横流，而她只是对服务员点点头，一起走进华丽的电梯。

刚一上楼，她就走进小册子里介绍的那种豪华房间，甚

至没来得及环顾四周。她在门口脱掉凉鞋，还没走到床跟前，几乎已经潜意识地感觉出光脚下面奢华、柔软的地毯。她匆匆忙忙脱下牛仔裤和柔软的内衣，将其扔在地上，顾不得拉掉缎被单，便欣喜若狂地钻进特大号床。

她赤身躺在床上，身下铺的是厚被子，身子像掉在里面似的，光身上凉飕飕的感觉同飞机上和出租车里的硬座位形成鲜明对照。她伸伸懒腰，闭上双眼，不让明天遇见罗里的一丝思绪进入脑际，逍遥自在地进入梦乡。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肯定做过梦。几小时后醒来的时候，她颤抖不已，乳房对接触过的凉缎子特别敏感。她用胳膊撑起身子，摇摇头，想清醒清醒。她把梦景忘得一干二净，但罗里的面孔闪现在她眼前。她只好咬紧嘴唇，以免说出他的名字。她对潜意识的表露感到恼火，用一只胳膊捂住胸脯，还是半醒半迷，把身子伸到床底部放衣服的地方，想找件睡衣。本能使她把最上面的薄纱睡衣扔到一边，拿出一件棉布短睡衣，然后从头上往下穿。

她的梦做完了。她放下被子，像小孩一样从下面爬进去。她有两年没做梦了，但她把以前做的那场梦记得清清楚楚，即使今晚的详细梦情已忘得一干二净。那场梦并不长，但对她的影响很大。那场梦是在沙滩上做的，当时她躺在罗里的身边，喜悦之波在她周身奔腾，就像身旁的海涛冲刷海岸一样。罗里离开她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梦常常萦绕在她心头，搅得她心绪不宁，忿忿不平，终于绝望地同内德·泰勒订了婚。

她扭动左手，模模糊糊地想用手摸她两星期前还戴在无名指上的那枚两开钻石戒指。两星期前还戴着吗？是的，她

把这枚戒指戴了两年。在这两年不短的时间里，她时常感到不能自拔。不错，用不能自拔这个词更确切。她的内心深处一定时时刻刻都知道她不能同内德结婚，知道她在努力忘掉这场梦。

这场梦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她产生过一定影响。她告诉自已说，她需要的是感到真正的胳膊搂着她，嘴唇上需要真情的吻。内德爱她，这种爱罗里从未给过她，然而，光是爱她显然是不够的。他的吻从未像罗里的吻那样使她的嘴唇隆起和跳动……他的胳膊从未使她冻僵的内心温暖起来。相反，她的内心似乎只是变得更加冰冷，直到周身麻木不仁。随麻木不仁而来的是一种安宁——梦做完了。

梦到此刻为止才算真正做完了。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她原以为自由了，来到这个地方就会安然无恙，站在罗里身旁，同他谈论他的婚姻、他的儿子和妻子。她的想法果真不对吗？她烦躁不安，试图想些其他事情，不论想什么事情都行。

可现在是在罗里的天地里，除了报道他的任务之外，似乎别无其他事情可想。为难之际，她溜下床，走到窗前，拉开沉重的窗帘。清晨即将来临。破晓已无可奈何地钻进云端——这是佛罗里达的破晓，像印在明信片上的那张画面一样。突然，她稍感舒服。在海滩上散散步或许能使脑子清醒一些。她连忙穿上牛仔裤和马球衬衫，用发带把卷发系在脑后，朝楼下走去。

几位打高尔夫球的人起得很早，正在朝球场走去。除他们以外，门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布瑞克斯旧世界的广阔美景使她感到吃惊。门厅里大理石墙上装饰着佛兰芒式挂毯，设

计复杂的拱顶上雕梁画栋，弓形窗下是葱郁幽静的中央庭院，恰似迷人别墅中的一个花园。尽管她急于看海滩，但还是决定先观赏一番这迷人的走廊，打开沉重的木板门，揭示其中的奥秘。海洋可以等到以后再看。

她顺着北边走廊走去，打开一扇门，走进“金殿”。这里有妙趣横生的故事。

她屏住呼吸，目光顺着栎木墙迅速移向屋顶。屋顶同画有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的屋檐连在一起，雕饰得绚丽多彩。画中的眼睛俯视着宽敞、温暖的书房，大型壁炉前放着一把金光闪闪的手扶椅。她不动声响地在里面转来转去，审视着好像细心观看她的一张张面孔。

刚要走到壁炉前，她突然发觉书房里有一个人：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置身于全是油画面孔的书房里。

一把大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从她站着的地方，她只能看到椅子一边靠着一个金属网球拍，晒得黝黑的手上枕着一个黑头。她刚要离开，让此人独自待在这儿，可就在这时，此人似乎发觉了她，抬头朝她望去。

她想张开嘴唇礼貌地朝他笑笑，然而，她看见他眼睛的同时，她的双唇凝固了，只能半开。这是一双熟悉但又令人痛苦的眼睛：深邃、迷人的棕色眼睛，金色瞳仁……微微上翘，似乎总是很兴奋……深嵌在浓密的黑色弯眉之下。天哪，她认识这双眼睛。就在他打量她的那种特别寂静的气氛中，她意识到此人早就认出了她。

第二章

“罗里，”她带着怀疑的口气低声说。她知道这天迟早会碰上他，预先还准备了无数轻快的开场白，但此时此刻竟连一个恰当的字眼都想不出来。“罗里，”她又一次愚蠢地说道。

她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她应该会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几小时后才举行会谈。罗里·哈蒙德本应回到维斯塔琳达，在17个高档房间中某一房间里酣睡，或者在女友的房间里酣睡——他应该在其他什么地方，但就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他微笑着，站起身来，挺直六英尺二高的健壮身子。她领教了见面后不知所措的滋味。这个书房似乎一下子变成了计时器，把她倒转回去几年时间：她同罗里在科德角海滩面面相坐，在夏日破晓之际，轻吻熟睡中罗里的额头。

自那以后，她曾上百次见过他的照片，但那些褒贬不一的小报对他的报道不公正。她并不认为他是小报中描写的那号人。他现在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她想他已经定形了，名声受了点玷污，身材开始显示出中年人的特点。她曾想，几乎是希望他结实的脸庞、高颧骨和方下巴由于几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凹陷了。

她不晓得自己一言不发地凝视了多久，只是嘴唇感到干燥，所以舌头麻木地舔舔嘴唇。她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或者他应该说些什么。诸如爱、热情、后悔这